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通天樂 第二種 莫焦愁 莫愁詩

### 莫焦愁

莫者，禁止之詞。含有切忌切戒，毋再復蹈之意。火燒太過為之焦。焦者，火燒木也。木被火燒，頃刻灰燼。莫焦莫愁，有急急救熄，不可稍遲之意。又有焦燥之焦，是言性氣之急燥，怒恨抑而不伸也。要知焦最損人。孫真人云：「木還去火不成灰，人能戒性還延命。」此性字，即性氣急燥之性也。愁者，憂之過甚而不止也。總之，焦愁徒自苦惱，與人何尤。可不戒哉。

邵康節有醒語曰：「萬事乘除總在天，何必愁腸千萬結。」只明此二句，則焦愁之患除矣。

袁宏道云：「人情必有所寄，然後能樂。有以文為寄者，有以酒為寄者，有以奕為寄者，有以技為寄者。古之達人，高人一層，只是他情有所寄，不肯浮泛虛度光陰耳。每見無寄之人，終日忙忙，如有所失，無事而優、對景不樂，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。這便是一座活地獄。更說甚麼銅牀鐵柱，刀山劍樹也。」

此篇絕妙指點，予謂寄情有清濁二種：清寄如書、酒、花月等類是也；濁寄如驕、奢、嫖、賭等類是也。能領清寄者，即日日做快樂神仙。甘蹈濁寄者，即日日為苦惱囚犯。但此二途，一是現在之天堂，一是眼前之地獄。隨人自趨，並無阻攔。奈人明知有天堂而不赴，反自入地獄，是誠何心哉？良可歎也。

昔有與僧交往，見其計謀奔逐，因作詩曉之曰：

早知都是自囚囚，不合因循到白頭。

汝既出家還擾擾，何人才得死前休。

此予改正之詩也，豈獨此僧為然，舉世甘為自囚囚者不少。昔信大師禮三祖曰：「願和尚慈悲，乞與解脫法門。」祖曰：「誰縛汝？」曰：「無人縛。」祖曰：「既無人縛，何用更求解脫。」信於言下省悟，此解脫最妙之法。今雖知之而仍甘為自囚囚，竟將千金難買之時光，因循虛度而不領受清寄之快樂者，總由往因積業所致，是以不得自主也，深為可惜，可憐。

韓苦鬼諸事，皆從鄙吝辛苦而起。惟每晚早睡之法，深為可取。治家者，不可因人而廢言也。

家資不在多少，只要教得子孫賢能，保守得固。不然千金亦易銷散，徒為自苦，有何益乎。

人欲享樂，先要立享樂根基。所謂享樂根基，即吾人之良心也，試看靠天翁，不枉法治民，已有根基矣。後果至快樂福壽。今韓苦鬼，勤伊寬恤貧窮，並不依從，既無享樂根基，致令終身困苦，後代銷敗，理必然也。

康熙初年，有一人姓韓，開張柴米大鋪，因他最有機謀，性氣急燥，時刻照管出入，極其刻薄，終日愁眉不展，無事而優，對景不樂，從不曾見他有一笑臉，遠近人都恨他刻毒，起個美號，叫做韓苦鬼。每日打探各處柴米價值，某處價賤，即往買來發賣，某處價貴，即改往賤處販賣。這人有許多癖病，即如不住高大房屋，不穿綢緞衣服，不與富貴交往，即葷腥肴饌，亦不肯用。人俱可學，獨有三件事，人不能學。第一件是不赴人酒席，自己亦不請人酒席。人間其由，韓答道：「我去赴人筵席，彼費多金，我能吃多少。領過人的，不能不回答，將有用之資，如此浪費，豈不可惜。」第二件是出外販買柴米，早路不騎驢，水路不乘船，都是步行。人間其由，韓答道：「揚州地方，東不過大橋張汪一路，西不過甘泉各集場，南不過瓜洲鎮江，北不過邵伯高郵，雖遠亦不出三四十里，天生我這雙腳，若走路，要他何用。只看世上窮苦人，推車抬轎，挑米擔柴，拽纖搖櫓，他難道不是父母生成的，我這樣安穩步行何等快樂。」第三件是每晚早睡，從不點燈。人間其由，韓答道：「每晚早睡，有五件益處，一者子弟家人無奸盜酗賭諸壞事；二者廚下無火燭之災；三者灶上無跌破碗盞之慮；四者夜半睡覺已醒，又可聽防賊盜之竊發；五者次日早起精神強健，不致昏沉失曉，至於每年省下燈油極多，又不必言矣。」友人歎服。他只生一子，十多歲放在學堂聽隨先生教訓，整年累月，不得閒工夫，總不查問讀何書，寫何字。終日只在財上盤算，真個披星而出，帶月而歸，年紀才三十七歲，形容衰老，猶如六十餘歲。昌黎公有年未四十而髮蒼蒼，而視茫茫，而齒牙動搖。以此移贈本宗之苦鬼，切實不謬。他空手未曾十年，創業家資約有乾金。我因家中日用柴薪，承他照底價賣與我，供用不缺。又因他說話從不失信，所以與他交契。聞他做人刻苦，因到他家內面說道：「世上最苦是貧賤人，凡來買柴米不多者，只看些微利息，寬讓體恤；你年將四十，我見你勞苦奔忙，焦愁不了，你自念衣食有餘，略放閒些，也受用許多快樂，何必終日自苦。」因[將]我向日撰的新七筆勾摘出一條，就在他家內寫成門方奉與他黏壁，囑他朝夕醒悟。詞云：

終日憂愁，用盡機關不肯休。貧賤天生就，富貴天緣湊。休算計五更頭，明朝依舊。略放寬心，落得安閒受。因此把妄想貪求，一筆勾。

韓人接過門方答說道：「重蒙台諭，言言金玉。但我這生意原是貧人買的，利息若少，豈不空代人勞苦。只因我的兒子幼小，趁我壯年，再苦積得千兩，我也心足，那時安閒未遲。」我見言如不言，就告辭回來。我自暗想此人，雖再積千金，恐怕又望萬金。這樣癡愚真可憐也。韓人打探得裡河場內，出有紅草極多，大有利息，每千束本銀不過七八兩，盤運至揚，即賣至十五六兩，除去船資雜用，每千竟有四五兩之得。韓人大喜，整齊本銀，僱兩隻大船，往來裝販多次，果然大得重利。不意那年山水暴發，將高郵至邵伯灣頭一帶河壩，倒卸極多，奉總河大老爺憲行，立等要紅草打壩，著令江都縣將一切草船封貯，運送河塘，候領官價。韓人心急如火，暴燥如雷，無極奈何，忍著性氣只得隨至河官委員處，候領草價，十分不得五分，又用去盤纏雜費，虧折三十餘兩。自己焦愁惱悶，飲食減少，未十日，右眼紅腫，痛不可忍，又捨不得錢醫治，只是苦捱，漸漸太陽額角，連絡左眼也復腫痛。無極奈何，只得請眼科名醫張守齋醫治，那張醫一看，即說道：「目得血養，方能明視。今此眼都因心火上炎，燒炙肝經，睛已凸高，甚是很重，因何不早治？如今第一件要緊的事，全要自己平著性氣，切莫焦燥憂愁。服藥調理，猶可保得左眼，若不上緊怡養醫治，兩眼俱難保固。」因此日日醫治。韓人無極奈何，只得捺著性氣，勉強平和。未過一月，右眼已瞽，只留左眼一隻。人不叫他韓苦鬼，都順口叫他做瞎苦鬼。他眼睛才醫好了兩個月，聞得紅草因官封價貴，瓜洲蘆柴有利，仍舊並不乘船，步行至瓜洲買柴。已經走到八里鋪地方，忽然陰雲四起，狂風大雨。韓人借一家門首暫躲，候雨止前行。不想那雨越下越大，守至黑晚雨尚不止。雖時在七月，天氣尚暑。他不肯敲門往人家借宿，恐怕又要費錢，只在門外簷下蹲了一夜。那知受了風寒，遍身火熱，那一家驚怕，問明住處，僱轎抬送到家，已自病重。疼痛呼喚，急請太平橋八十餘歲老醫王二玉診脈。之後，即向韓人說道：「人身夢幻泡影，原是虛假，不可認真。焦愁勞苦，有傷元氣。此病平日精神虧損，風寒易侵，若不急急發散，怎得消除。因用藥發汗，汗後用心調攝，不可再有失誤。」醫治三個多月，用去許多銀子，才得少愈。

復又聞瓜洲南米到了極多，價賤利重。因此不候全愈，就到瓜洲買了一船米，販到揚州賣。不意船到揚子橋，河路湧躋，被一漕船上篙搗著米船，將船截漏，米被水浸。急忙另僱一船，呼人挑運過船，已是許多水入船，壞去米三十餘石。每石不得半價，人尚憎嫌不要。韓人氣填胸膈，不由不焦愁氣惱。漕船是奉上行運糧的，誰敢控訴。無極奈何，只得隱忍而歸。形容頓變，飲食減少，只是晝夜歎氣。才四五日，腰上忽起一發背大疽，急請內外科錢億林醫治。錢云：「總因心事焦愁，抑鬱不伸，氣血凝滯，致成此患。但今飲食甚少，瘡頂平塌，藥餌在次，全要自己諸事放下，開懷排遣，時長歡悅，藥才見效。服藥之後，若是瘡不高起，飲食不加，即另請高明，切莫自誤。」那知韓人，當此重疽，並不寬懷，心裡又焦愁這件，又焦愁那件。時刻暴燥，只要急速求愈。後五六日，更換數醫，越醫越重，湯水不進，爛成深塘，濃血淋漓，日夜叫喊，竟至命絕。壽只四十二歲。

子雖十八歲，世事不諳，親族代為料理，收殮，治辦喪事。尚未半年，子被壞人引誘，奸一私窠婦人。有惡棍串通拿獲，拷打送官，擄去二百多金，方才釋放。又未半年，復又被壞人引誘賭錢，將家財盡數白送與人。竟弄得衣不充身，食不充口。饑寒難

忍，無極奈何，只得自己挑菜賣銀餬口。可憐韓人辛苦刻薄，掙起若大家財，不肯教子成人，癡愚至此。不可不述，以為世人切戒。

### 莫愁詩

予先大人維石公，手抄俚俗舊詩數十首，每常自誦。予今選訂新翻，或妄改幾句，或妄換幾字，顏曰莫愁詩。惟供我愚人吟詠快樂而已，未可以詩法較也。

世事茫茫無了期，何須苦苦用心機。  
尋些樂處酌杯灑，偷個閒時誦首詩。  
放蕩五湖思范蠡，縱橫六國笑張儀。  
百年光景須臾事，日日追歡也是遲。  
諸般得失總虛花，展放眉頭莫自嗟。  
幾朵鮮花除世慮，三杯美酒醉韶華。  
徐行野徑閒情爽，靜坐茅齋逸趣嘉。  
分外不須多著意，惟將快樂當生涯。  
衣食無虧便好休，人生在世一蜉蝣。  
陶朱不享千年富，韓信空成十大謀。  
花落三春鶯怨恨，菊開九月燕悲愁。  
閒居安靜多清福，何必榮封萬戶侯。  
也學如來也學仙，攜尊隨處樂陶然。  
人情只堪付一笑，世事須知無百年。  
皓首難陪東閣宴，清風自足北窗眠。  
休將煩惱盤心思，急須嬉笑舞瘋癲。  
人生安分且逍遙，莫向明時歎不遭。  
赫赫有時還寂寂，閒閒到底勝勞勞。  
一心似水惟平好，萬事如棋不著高。  
王謝功名有遺恨，怎如顏性樂陶陶。  
花甲之外樂餘年，禿髮留須半是禪。  
杖掛百錢村店裡，手持一卷草堂前。  
功名與我無干涉，事業隨他別處牽。  
惱怒不生愁悶減，饑來吃飯困來眠。  
歌幾回時笑幾回，人生全要自開懷。  
百千萬事應難了，五六十年容易來。  
得一日閒閒一日，遇三杯飲飲三杯。  
焦愁惱怒都銷散，免致浮軀氣早衰。  
六尺眼前安樂身，四時怎忍負良辰。  
溫和天氣春秋月，道義賓朋三五人。  
量力杯盤隨草具，開懷笑語任天真。  
細看如此清閒事，雖老何須更厭煩。  
為士幸而居盛世，住家況復在中都。  
虛名浮利非我有，綠水青山何處無。  
勝游只宜尋美景，命儔須是選吾徒。  
快樂原屬閒人事，況與偷閒事更殊。  
得失乘除總在天，機關用盡也徒然。  
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世事到頭螂捕蟬。  
無藥可延卿相壽，有錢難買子孫賢。  
家常安分隨緣過，便是逍遙快樂仙。  
穿幾多來吃幾多，何須苦苦受奔波。  
財過北斗成何用，位列三台做甚麼。  
眼底浮雲輕似紙，天邊飛兔疾如梭。  
而今癡夢才呼醒，急享茅底快樂窩。  
舉世不忘渾不了，寄身誰識等浮漚。  
謀生盡作千年計，公道還當一死休。  
西下夕陽難把手，東流逝水絕回頭。  
世人不解蒼天意，空令身心夜半愁。  
一寸光陰不暫拋，徒為百計苦虛勞。  
觀生如客豈能久，信死有期安可逃。  
綠鬢易凋愁漸改，黃金雖富鑄難牢。  
從今莫著惺惺眼，沉醉何妨枕曲糟。  
人生在世數蜉蝣，轉眼烏頭換白頭。  
百歲光陰能有幾，一湯扯淡沒來由。  
當年楚漢今何在，昔日蕭曹盡已休。  
遇飲酒時須飲酒，青山偏會笑人愁。